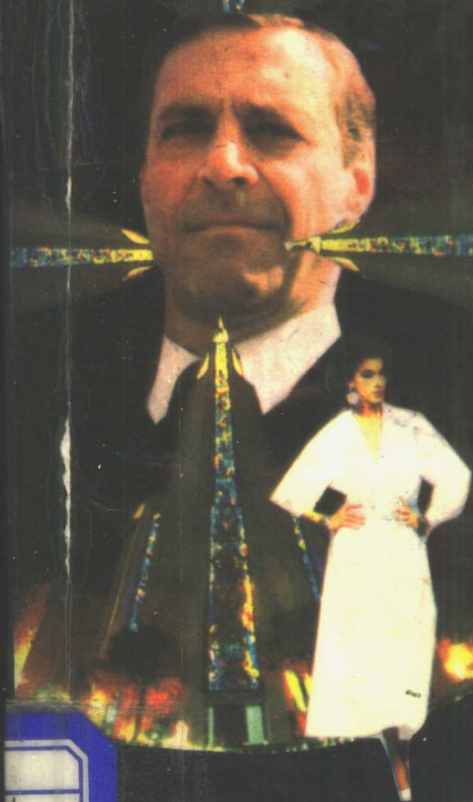


均宜
阿嘉莎·克丽丝蒂著
译



四巨頭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
歷史
文獻
研究
叢書

四巨頭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叢書

四 巨 头
SI JU TOU

阿嘉沙·克丽丝蒂著

均 宜 铜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瀚 海

封面设计：陈尔泰

四 巨 头
SI JU TOU

阿嘉莎·克丽丝蒂著

均 宜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天津市印刷晒图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3125

字数：13.5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统一书号：10093·815 定价：1.66 元

ISBN 7-207-00225-4/I·38

内容提要

超级惊险小说《四巨头》是英国著名作家阿嘉沙·克丽丝蒂的最畅销的代表作品之一。

“四巨头”的老大，是个中国人，他是控制全盘计划的幕后指挥；老二是美国的一个亿万富翁；老三是法国的一个科研成果卓著的女科学家；老四个是凶狠狡猾的家伙，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真正面容，他经常以“4”代表自己。这个集团行踪诡秘，嗜血成性。

大侦探家比利时人包埃洛是个头脑冷静，判断能力极强的人，他虽屡尝失败的苦果，几次濒临遇难身死的边缘，但他不妥协、不退让，在他的知己海斯汀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援助下，一举捣毁了“四巨头”的总部。

小说充满惊险、紧张和悬念。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是一部公认的惊世杰作。

出版说明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但人们同样需要丰富多彩的、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以增长知识和智慧，获得多种生活情趣的熏陶。

阿嘉沙·克丽丝蒂对我国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电影《尼罗河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英国女作家自一九二二年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以来，已经出版了六十五部小说。成为欧美著名的畅销侦探小说家之一，并以此饮誉于世界文坛。我们为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选编了阿嘉沙·克丽丝蒂的几部代表作品。这些作品立意新颖、想象丰富、故事曲折，充满悬念，堪称世界惊险侦探文学之佳品。读来有如欣赏一连串引人入胜的高级智力游戏，但愿能为您的业余生活增色添彩。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疯人院里来的人	11
第三章	李昌颜	17
第四章	重要的羊腿	28
第五章	失踪的科学家	36
第六章	楼上的女人	43
第七章	窃镭贼	53
第八章	敌人的巢穴	66
第九章	黄茉莉的秘密	79
第十章	在克洛夫的调查	86
第十一章	赛棋的事件	95
第十二章	圈套	113
第十三章	来了个胆小鬼	123
第十四章	染发的美女	132
第十五章	可怕的灾祸	147
第十六章	临死的陌生人	162
第十七章	老少以诡计取胜	175
第十八章	在维尔逊	186

第一章 不速之客

我见到一些喜爱横渡海峡的人们，总是镇静地坐在帆布椅上，安闲地等着小船停泊，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行李登上岸而我就办不到了。我一踏离甲板，就感觉到时间好短暂，并对任何事都惶惶无法定下心，拎着小提箱，没头没脑地乱闯。到了下面大厅用餐时，也无暇细加咀嚼，只将食物囫圇吞下肚去，深怕人还在下面用餐，小船出人意外地驶到。或许这全是我在战时，度短暂的假期时，养成的一种习惯，想抢先占得有利位置，头一个上岸，深恐难得享有的三五天宝贵假日白白溜过。

七月里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早晨，我正站在栏杆旁，望着渐渐靠近的杜佛的白色峭壁，看到旅客们，安闲自由自在地坐在帆布椅子上，快到他们的本土连眼睛也不瞄一下时，我真的感到惊异。也许他们的情形和我迥然不同。不用说，他们许多人，为了度周末，仅越过海峡，到过巴黎；然而我却在阿根廷的一处农场上，消磨过一年半的光阴。我在那里过得还不算坏，我和我的内人享受着南美洲自由又安详的生活；但是，当我望到越靠越近的那片熟悉的海岸时，我却感到难过起来。

就在两天前，我在法国登上岸，办完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是往伦敦的途中。我得在那里待上好几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去探望老朋友们。其中有一个老朋友，他长得鸡蛋脸，点缀着一双蓝眼睛的一个矮小家伙——候格尔·包埃洛！

我想突然地去拜访他让他感到吃惊。因为，我在阿根廷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并没提到，我这一次的旅程——真的，这是由于事情错综复杂，临时才决定的——我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物，使我自己想像到，他看到我时，会多高兴和惊慌失措。

我知道，他不太可能离开他的办事处。他在伦敦已忙完了所有案件。他的声誉，真是无人不晓，现在他不再会把他的全部的时间，专门贯注在一件案子上。日子一久，他的目标越来越多，当了一名“侦探社顾问”——就像哈莱街的一名医生一样，变成了一个专家。他一向嘲笑一名侦探用化妆追踪犯人，对每一只脚印加以测量的那种流行的做法。

“我不会这么做，海斯汀！”他会说：“我们让这种做法，留给吉奈德和他的朋友们去做吧！包埃洛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有他的规则和计划，还有“灰色小细胞”。他会安静地坐在扶手椅子上，注意那些旁人忽视掉的地方，我们不会像可敬的佳浦，贸然地下结论。”

不错；要看到包埃洛做事误入歧途，是不可能的。

到了伦敦，我把行李寄存在旅社里，驾着车子一直到那个老地方。这又使我萌起了多么深切的回忆！我几乎来不及问候我的老房东太太了，两步并做一步地急忙上了楼，去敲包埃洛的房门。

“进来吧。”里面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

我大步走进去，包埃洛面对着我站在那儿，怀中抱的那一只小手提旅行箱，看到我时，皮箱砰然一声掉在地上。

“我的朋友，海斯汀啊！”他叫起来。“我的朋友，海斯汀！”

他冲到我面前，一把抱住我。我们的谈话，也无系统。一会儿叹息，一会儿又起劲的探问，断断续续的回答，一下又说到我妻子的近况，和对我旅行的解释，统统全凑在一起，
纠结不清。

“我想，我那个老房间里有人住吧？”等我们稍微冷静下来时，我终于问道：“我真喜欢和你同住在此地。”

包埃洛突然吃惊地变了脸色。

“天啊！多幸运。你四面看看，我的朋友。”

我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环境。靠墙边，竖立了以史前图案为主体的一只巨大方舟。离它不远处，放了几只小提箱，按着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我推断得不错。

“你要走啦？”

“是啊。”

“上哪儿去？”

“南美。”

“什么？”

“真的，很可笑是不是？我要到尼奥去，我天天在自我嘀咕，我在信里说什么也不会说——哎啊！看到我这样，真要使好心肠的海斯汀大感惊异起来了！”

“你什么时候走呢？”

包埃洛望了望表。

“一个小时以内。”

“你一向不是说，决不会有任何事情引诱你去做一次长途旅行的吗？”

包埃洛闭起眼睛，人在抖颤了起来。

“别再提起啦！朋友。我的医生郑重对我说，一个人不

应当为了这样死去——除了这一次；你明白，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把我推到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来！我告诉你，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你知道世界上，谁最有钱？比洛克菲勒还有钱？亚比·雷伦。”

“那个美国肥皂王吗？”

“一点不错。他的一名秘书，跑到我这里。你会说，有一些很重要的欺诈案件，和在尼奥的一家大公司扯上了，他想要我立刻去调查这件案情。但却被我拒绝了，我告诉他说，要是对我陈述事实，我会给他必要的意见。可是，他声称不行。只有我到达那里时，才会向我诉出事实。通常就会结束这回事的。要指定包埃洛做一件事，是绝对行不通的。可是他出了这么一大笔钱，这是我毕生第一次，受到金钱的诱惑，一笔足够过舒适生活的财富！还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就是你，我的朋友。因为过去一年半以来，我变成一个很孤独的老人。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已开始对不断的解答愚蠢的问题感到厌烦，我已有了相当的名声。让我能获得这笔钱，亲近我的老朋友，在什么地方可以安居下来呢？”

我完全被包埃洛这种尊重的神情感动起来，所以我就答应了。

他接下去说：“一小时内，我必须离开，去赶搭火车。这是人生的一件小小的讽刺，是不是？海斯汀，如果不是为了这笔大钱，我也许会犹豫不决，因为就在最近，我自己在开始着手调查一件事。你说，‘四巨头’这句话，一般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是起源于凡尔赛会议吧？！在电影界，也有出名的‘四巨头’，有许多较小的人物，也有过这种说法。”

“我懂了，”包埃洛想着说：“你知道，在某些情形下，我听到这一句话，那些解释丝毫派不上场。这似乎是指一伙国际的罪犯，或是那样的情形，不过——”

“不过什么？”他迟疑不决时，我问道。

“不过我在想，这是一些大规模的事情。这只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看法，没有别的。呀！我必须收拾起行李了，还要赶时间呢！”

“不要去啦！”我劝他说：“把这次旅程取消，和我一同搭小船走吧。”

包埃洛站直身子，责怪地白我一眼。

“呀！你还不明白！我已答应啦！你知道——包埃洛要守信用的啊！现在只有生死问题才可以阻止我。”

“这类问题却不可能发生，”我悲伤地低声说：“除非在最后一刻：这道门打开来，进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我笑了一下，引用那句老格言，在静默下来时，房间里，突然传出一个响声，使我们两个人同时吓了一跳。

“是什么声音？”我叫了起来。

“天啊！”包埃洛反唇相讥地说：“听起来真像你听说的，我卧室里有个‘不速之客’呢！”

“你的记忆真好，海斯汀。现在推断一下吧！”

“那面窗子！那么是不是窃贼？他必须爬上峻峭难登的山坡——如果是这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站起身，大步向房门走过去，门的另一面，又响起了摸索门柄的声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房门慢慢地被打开来。门口赫然站了一个男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着尘埃和泥土；面孔消瘦又憔悴。他向我们瞪了一会儿后，只见他身躯摇晃了一下，便倒在地上。包埃洛急忙奔到他旁边，然后他抬起头对我说：“快拿白兰地来。”

我用杯子倒了一点白兰地端过来。包埃洛泡给他喝了一点，我们把他抬起来，抬到长沙发上。不一会，他睁开眼睛，带着几乎乏力的目光，向周围扫了一遍。

“先生，你想做什么？”包埃洛说。

这人张开嘴唇，声音怪异又无表情地说：“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

“噢！是啊！我就是包埃洛。”

这人似乎并没听懂，用先前同样的声调，不停地说：“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

包埃洛尝试了几个问话。有时候，这人一点没有回答；有时候，他又重复同样的说话。包埃洛对我做个手势，叫我打电话。

“请李奇威大夫到此地来。”

这位大夫可真幸运，他的住宅就在转弯的地方，不需几分钟他就飞快地跑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呃？”

包埃洛做过简短的解释，大夫动手检验我们这位怪客，他似乎完全不知道，有大夫和我们在面前。

“哦！”李大夫诊断完毕说：“怪病！”

“是不是脑膜炎？”我想起来说。

大夫马上不屑地哼着鼻子说。“脑膜炎！没有这种病。那完全是小说家们虚构出来的。不是，这人像是休克。他不

断想像着，跑到此地来的，且想找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而他没有表情地重复这句话，却一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是不是失语症？”我起劲地问。

这一次没像先前那样，引起大夫的不屑哼鼻子了。他没加回答，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递给这人。

“让我们看看，他会做出些什么。”他说。

一时没有一点动静，然后他突然专心地写起来。突然又停住，让纸张和铅笔掉在地上。大夫把它拾起来，摇摇头。

“一点也没写什么。只潦草地写了十二遍，是“四”字这同样一个字，一个字比一个字大。我想，他是想写弗拉威街十四号吧。这倒很有趣，非常有趣。你能不能把他留在此地，留到下午的时候？现在我应当到医院去了，下午我再回来，替他做好一切安排。这件事太有趣了，不应当忽略掉的。”

我解释包埃洛要离开，我想陪同他到绍姆顿去的事情。

“不要紧。把这家伙留在此地好了。他不会受到伤害的。他完全是由于筋疲力竭。可能要连续睡上八个小时。我会同你这个好心肠的芬雷弗太太谈谈，叫她照料他。”

大夫像平常一样敏捷地跑着出去。包埃洛匆匆地整理完行李，瞄了一下时钟。

“时间过得好快。快点，海斯汀，你不能说我没有留给你一点事情做。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我对这家伙一无所知。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我宁愿明天搭船去，而不一定要在今天。现在发生了一些很古怪，也很有趣的事情。可是我们一定要有时间，也许要等好几天，甚至几个月，他才能恢复

知觉告诉我们哩。”

“我尽力办到就是，包埃洛！”我对他保证。“我会尽力做个胜任的代替人。”

“很好。”

他回答得使我有点怀疑。随后我拾起纸张。

“要是我写一篇故事的话，”我轻松地说：“我会利用你最近的心理上的征兆，这样的写，称之为四巨头的神秘。”我边说，边轻轻敲着铅笔写的数目字。

于是我吓了一大跳，我们的病人，突然由昏迷中起身，坐直起来，清楚地说：“李昌颜。”

他的神色好像突然从睡眠中清醒过来一样。包埃洛对我打了一个手势，叫我安静。这人继续说下去，声音又响又清楚，使我觉得，他是在读某些书面报告或演讲一样。

“李昌颜可能是四巨头的首脑。他就是策划和控制行动的人，我想他是老大吧。老二的名字不常听人谈起。他常用一个S加上两条直线来代表——像\$的符号。也常用两条线和一颗星做代表，据人推测，他是一个美国佬，代表着财富的力量。老三是女的，法国人，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她可能是一个美色感人的妖女，不过还无从证实。老四——”

他声音颤抖起来，而中断了说话。包埃洛把身子靠到前面。

“是啊！”他起劲地激励他说：“老四呢？”

一双眼睛盯在这人脸上。这一天似乎被一些强烈而无法压制的恐怖所占有一样，改变了面目。

“破坏的家伙。”这人喘息着说。最后痉挛了一下，昏厥过去。

“天啊！”包埃洛低声说。“我没说错。我没说错吧。”

“你认为——”

他打断我的话。

“把他抱到我房里去。我要赶搭火车啦！我会搭不上的。啊！我赶搭不上，也问心无愧！可是，我答应人家的哟！快来，海斯汀！”

我们把这位神秘客人，交托给披尔苏太太照料，驱车离去，刚巧赶上火车。包埃洛一会儿默声不响，一会儿又饶舌不休。他眼瞪着窗外，像失落在梦境里的男人，显然没听到我说的话。突然一下子又恢复了生气，他对我连续下了几个命令，力陈常时有拍发无线电报的必要。

就在驶过荷京后，我们保持了好长一阵子的沉默。火车要抵达绍姆顿，才会停下，就在此地，火车由于一个信号，驶慢了下来。

“啊！天啊！”包埃洛突然叫起来。“不过，我是个低能儿。我终于看清楚了。这不用说，是神仙把火车停住了。快跳下去，海斯汀，跳啊！”

不一会，他已打开了车厢的门，先自跳了出去。

“快把手提箱丢出来，人跳下来。”

我听从了他的话。跳得好准。等我跳到他身边时，火车已疾驶了过去。

“包埃洛，现在嘛，”我有点愤怒地说：“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朋友，因为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这对我倒是很有启发性呢。”我说。

“应当是这样的。”他说：“不过，我担心——很担心

事情不会是这样。要是你能拾起那两只手提箱，其余的就让我来拿。”